

民师民中学生课外读物



贵州少数民族

小说选读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

第一輯 中國小說

小說選讀

（第一輯 中國小說）

2247.7
I247.7
390
433
066472
744413

贵州少数民族

小说选读

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
贵州省教育厅教科所 主编

陈 涛 何积全
罗廷华 曲 沐 编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施培中
封面设计 谢元庆

贵州少数民族
小说选读
陈 涛 何积全等编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4.125印张 280千字
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2,200

书号 10115·572 定价 1.50 元

前 言

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。在旧社会，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和敲骨吸髓的经济剥削，我省许多少数民族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，谈不上学习文化，更谈不上有自己的作家队伍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照耀下，我省的少数民族人民不仅在政治上当了家，作了主，在经济上翻了身，而且在文化上已取得了可喜的进步。解放三十多年来，我省已初步建立起了一支新老结合、能够战斗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，创作出了一批思想性强、并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地方特色的文学作品。

本书编选的小说，仅是我省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有代表性的、优秀的一部份。由于篇幅的限制，还有不少作家的小说未能入选；就是在已选的作家中，也还有一些优秀的、有深度的小说未被选入。不过，我们将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，以便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，繁荣和发展我省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。

本书在编选过程中，得到了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、贵州省教育厅负责同志的鼓励和帮助，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另外，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、贵州民族学院中文系等单位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，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参加本书编选的除陈涛、何积全、罗廷华、曲沐同志

外，还有刘宗琼、陈达明、翁雪灵等同志。由于编者水平有限，错误在所难免，殷切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 者

一九八四年三月一日

目 录

前 言	(1)
伍 略 (苗族)	(1)
小燕子	(2)
春风马蹄	(12)
绿色的箭囊	(28)
麻栗沟	(61)
苏 晓 星 (彝 族)	(115)
乃 年 康	(116)
乌 呐 与 宝 马	(134)
遮 荫 树	(152)
人始终是可爱的	(171)
良 心 的 中 伤	(187)
罗 国 凡 (布依族)	(245)
“节日”回到布依寨	(246)
三 月 三	(260)
待到酸果变甜的时候	(275)
谭 覃 (侗 族)	(289)
拦 路 歌	(290)
娘 伴	(305)
罗 吉 万 (布依族)	(318)
紫青色的锁链	(319)

黑 宝		(335)
春 闲		(350)
滕树嵩 (侗 族)		(366)
侗 家人		(367)
刘荣敏 (侗 族)		(377)
打牛场上		(378)
苗 林 (苗 族)		(394)
战 友		(395)
袁仁琮 (侗 族)		(406)
吉 娜		(407)
铁 师 傅		(419)
熊正国 (彝 族)		(428)
小 镇 风 情		(429)

【作家简介】

伍略，苗族作家。本名龙明伍，男，1936年出生于贵州省凯里县。1955年高中毕业。从1956年起，在贵州省文联工作，曾任《山花》编辑。1980年到北京《民族文学》编辑部任编辑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作协贵州分会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。

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，第一篇作品是根据民间叙事诗改编成的《蔓萝花》，曾被编成舞剧，拍成电影。此后主要从事小说、散文的创作。发表的中篇小说有《麻栗沟》，短篇小说有《春风马蹄》、《芦笙老人》、《绿色的箭囊》、《潘老岩》等。其中，短篇小说《石雕的故事》获贵州省1977—1981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（短篇小说）一等奖，《绿色的箭囊》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（短篇小说）奖。

小燕子

雨，整天整夜的下着，从工棚到工地去的一条小便道，被马车的轮子搞得稀烂。到外面去走走吧！回屋就会带得两鞋子烂泥浆；真是寸步难行。

天气虽是这样，但是，工人們的出勤率仍和晴天时一样。“我们不但能改造地形，还能改造气候：在秦岭^①我们开山放炮，把天气也冲好了，雪就少落啦！”从这话里，表现了我们工人的气魄。

也许是工人同志们的炮“冲好”了天气，早晨，雨住了，阴沉得象铅块似的天幕，忽然拉开了笑脸，温暖的阳光倾泻下来，大地快活起来了。我忽然想趁这好天气，到南口去。娄山关隧道，南北两口开挖，从北口去南口，必须爬上娄山，下了坡，再走一段便道才到。

我挥着一支笛子爬上坡去，到了半坡，出了点儿汗，就把棉衣脱下来搭在肩上。又一步一步地往上爬。我一面观赏着秀丽峻峭的娄山，又听听工人们搬运石头的“号子”声。

我很想找个同伴，一路交谈着到南口去，正巧，当我抬头朝前面看时，见那条弯弯曲曲伸上山丫去的小路上，也有一个人正向山头爬去，远远看出那人穿一件短短的青色大衣；背着一口小小的药箱，药箱上的红“十字”还清楚的看

得见。我用手套成喇叭，放在嘴边向他喊道：“喂，卫生员同志，等一等吧，我们一路！……”他听见了，站住，转过身来，好似把两个手指放进嘴里，对我吹了一声又尖又长的哥萨克哨音，接着就象只小鹿子一样，矫健地往上爬。我又接连喊了几声，他头也不回，而且越爬越快。我想：“这家伙！他可能是部队文工团转业来的，要不，怎么会吹哥萨克哨呢！能和他谈一谈，当然很好。”我也加紧往上爬，红“十字”爬得真快，我不但追不上他，反而越隔越远了。我生气了，不去赶他。自个儿慢慢地一步一步往上爬。

我喘着大气刚爬到山丫口上，一眼就看见红“十字”背着我坐在一块大青石头上，那个小药箱放在身边。我也不去理睬他，把棉衣甩在草地上，也就找块石头坐下来。我想：“小鹿子”，我算是爬大岭岗长大的人，你爬坡比我还行呀！

他面朝南，我面朝北，你不理我，我也不理你。这样过了几分钟，我想招呼他，正扭过头去，他也正扭过头来。我们的眼光碰在一起了，他急忙掉过头去。我呢，就这一下发现了奇迹：他戴一顶黑呢帽子，身上那件青色短大衣，有些旧了，里面穿一套蓝色工作服；裤脚卷起一点，穿一双皮鞋；从上到下，十足的是个普通男子打扮。我不禁好笑，心想：你再会乔装打扮，装模作样，我还是看得出来的，你是一个姑娘！再你怎样把辫子藏在帽子底下，可是后颈窝那一小绺搭拉下来的头发，总骗不过我的眼睛……。我决定不去招呼她（我改用“她”字完全正确。）我们又象刚才那样各自坐着，不声不响过了几分钟。说老实话，我偷偷地溜了她几眼，当然她也偷偷的看过我，这点我是察觉到的。我休息

了一会，呼吸平静了，拿起笛子轻轻地、而且可以说是幽美地吹了几声，又放下笛子，一本正经地看着对面的山峰。但我还是想看她一眼，当我又扭头看她时，哟！她把两根长长的油黑的辫子，从帽子里拉了出来，拿在手上抚摸着，扯着那辫梢上的红绒线结儿，似乎专心在欣赏着呢！那样子很好看。我猜想她准在想：“小伙子，你看，我是个姑娘呢！”其实，我早就猜出来了。我当然不能老是去偷看人家姑娘啊，我想：“这样坐着多别扭”。我决心招呼她一声，扭过头去看，哎呀！怪事又出来了她和那小药箱已无影无踪，象《封神演义》中的“土行孙”^②遁土走了，空空的只剩下那块大青石。我马上站起来，往南口那面一看，嗨，看见了！她连跑带跳，正顺着一条陡斜的黄泥路往下走；那青色短大衣被风扇起来，恰似一只小燕子张开翅膀，在往下飞一样。我也赶紧拣起棉衣，挥着笛子追下去。

赶完了这段长长的斜坡路，还是追不上她。到了山脚，便是公路——其实是隧道工人为了运材料而刚修起来的一条便道。要顺着这条路绕过坡脚，走三、四里路才到第一分部。这时，我们走在这条平坦的路上，相隔只有十几步远，我稍为提高声音说：“小燕子，这回可追上你啦！”她扭头来看了我一眼，把胸前的辫子往后一甩，于是，那辫梢上的两个绒线结儿，就象两只红蝴蝶样在她背后翩翩起舞。她加快脚步走了，我也加快脚步赶上去，终于和她走了个并排。她不看我，我也不看她，并排着走，眼睛平视前方。这样走了很久，我想赶在她的前面去，于是大步大步地跨向前；她呢，也加快脚步，两只小腿急闪，无论如何不让我走在她的前头。于是我又故意放慢了脚步，想落在后头；她呢，也故意

放慢了脚步。不前不后，始终保持着和我并排走。我好气又好笑，心想：“哟，真跟我开开玩笑来了。好！看看我的吧！”于是，她跨右脚时，我也跨右脚；她抬左脚时，我也抬左脚。我们象操“齐步”一样。她看出我是在跟她开玩笑，就故意混乱我们的脚步，我跨右脚，她急忙抬左脚；我抬左脚，她又急忙跨右脚。这样闹着玩，互不吭声，可是谁都笑在心里。走着走着，她站住不走了，我也站住不走了，于是两人再也忍不住，都噗哧的笑出声来，眼光一碰，她急忙扭过头去。她这一笑呵，就象舞台上演古典剧^③的女角色那一瞥一笑一扭脸，还用袖子遮住半个脸儿。正当这时，后面来了一辆马车，从我们身边飞驰过去，她就象一只小燕子那样扑向马车去，抓住那个坐在马车上的工人，那工人对她笑了笑，点点头，停下车，她一跳就上了车，坐好，那工人把鞭子向空中一闪，马车又飞跑开了。这时她扭过头来，挑战似的对我笑了笑。我也飞一般的扑过去，抓住那个工人。我说：“我是有事到分队部去……。”这工人约有五十岁上下，他看了我的证章一眼，说：“上来吧！”我跳上车去，坐好，胜利的对她笑了笑。这时，她开始对我谈起话来，她的四川口音很重，说得又快，几乎要用全副精力才能捉住她吐的字眼。她说她认识我，知道我是来这里干什么工作。我这时才把她看了个够。她有着一双黑眼睛，眼角拉的似乎有点过长，眼皮好象微微有些肿，小鼻子直而尖、鼻梁左边，镶着两颗浅浅的麻子。这形象，让人觉得她是一个既灵巧而又俏皮的姑娘。

公路顺着山脚绕了一个弯，前面是一片空荡荡的野地，那里星星点点的开放着一些野花，还长着一丛丛耀眼的红子

树④，旁边乱七八糟堆着许多料石，几个工人正在搬运。她忽然拉了那个赶马车的工人一把，叫停住了马车，背起药箱就跳下去，跑到那一伙搬运料石的工人中间，对他们哇啦哇啦地说开了，说得很快，我没有听清。哦！原来有一个工人，坐在一块料石上，用一片木屑去刮脚趾上的血，许是被石头刮伤了一点皮肉吧？她对我们挥一挥手，就弯下身替那个工人包扎伤口去了。马车又骨隆隆的往前驰去。

我对这个“红十字”感到兴趣，便向赶马车的工人问起她的底细来，一提到她，那个工人也兴致勃勃的谈起来：

“她叫‘小燕子’……”“啊！她叫‘小燕子’？”“是，她叫‘小燕子’。这是我们替她取的绰号，倒是一个很漂亮的绰号呢！……”他这一说，可把我愣住了，我想：真巧极啦，我刚才叫了她一声“小燕子”，碰巧就叫合了她的绰号。她一定以为我知道她的底细，其实我哪里知道啊！只是看她象一只小燕子似的飞下坡来，才这么随口叫了一声。咳，难怪她刚才跟我开了那场玩笑。我又问：“她姓什么？”“她姓廖，廖什么我们也不知道，首长们叫她‘小廖同志’，工人们也就‘小廖’‘小廖’地叫她，她倒笑嘻嘻的，从来不发态度⑤。”工人挥起鞭子在空中晃了一下，嘴里嘶的吹了一声，马就拨开四蹄，马车又飞驰起来。他接着说：“老实说，‘小燕子’这个绰号，无论从哪方面来讲，都很取得恰当。你看嘛！她说话就象燕声儿那样又快又脆；又爱穿着那件青布短大衣，——那是在秦岭时缝的，她那时刚参加工作，背着那小药箱，成天在秦岭爬上爬下。嗯，还有她那两只小脚，走起路来真快，你看她站在那高高的石堆上，风把那短大衣吹撒开去，不就象一

只小燕子张开翅膀么？呵！秦岭的风比这里大，天气也比这里冷。这里呀，就是爱下雨！我们在秦岭天天开山放炮，把天气都冲好了，……呀，看我说到哪里去了！她站在石堆上，一下子就象飞一样下坡来，轻巧的踏着铁轨向坑道里走去，杆把烟工夫，⑥又出现在打石场上，一忽儿她蹬在这里替这个工人包扎伤口，一忽儿又在那里替人家擦擦红药水。这里那里，坡上坡下，成天到处跑，真象一只小燕子在工地上到处飞。飞呀飞呀！我们都替她担心，怕把她累坏了，因此，只要她有一点小病，工人们就都去慰问她，总要买点什么东西送给她。有一次她病了几天，她房间里那张小桌上，糖果、饼干堆满了！……”我们只顾谈话，马的套绳松了，马差不多奔脱了。那个工人急忙跳下车，拉紧套绳，然后跳上车来。马车又跳动着向前跑起来了。他说：“大伙都爱护她，也爱跟她开个玩笑，说个笑话儿。有时也跟她顶顶嘴，抬抬杠⑦，惹得她把两片小嘴皮翘得有小鼻子高。哈！她硬是一只小燕子，我们的‘小燕子’……不过，这个绰号还有它的来历呢！”我急忙问：“甚么来历呢？”不知马车哪里又出了毛病，他又跳下去，摸摸这，扭扭那，自个儿咕哝着：“回去得擦些滑油了，这是老乡支援来的马车，可不能乱整捣。……”他把车子检查了一遍，这才跳上车来，我们又继续谈话。我问他“小燕子”还有个甚么来历？他说：“在秦岭时，有一次，我们工班有个同志得了急病，打电话叫卫生所的大夫来，碰巧大夫不在家。我们都急坏了，接连打了几次电话催，要求无论如何要派人来看，结果卫生所答应马上派人来。我们焦急地等着，一直等到天快黑了，雨又下起来，而且下得很大，大伙都急的团团转。这时，她来了，电话里说马上派人

来，原来派的就是她呀！——我们的‘小燕子’。她背着一个药箱，全身被雨淋得湿漉漉的，两根辫子尖滴着水。幸好那是五月间，要不可把她冻坏啦。她一到，大伙叫她换衣服她也不换，就打开药箱，给病人治病。病人清醒了，大伙高兴极啦，围着她问长问短，原来她来到半路遇上大雨，河里涨了水，在淌过一条小溪时，她被水冲走了一丈多远，这才从头到脚、里里外外都打湿透啦。‘啊哟！小廖就象一只落了河的小燕子，’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。大伙都笑开啦，从此以后，我们就时常叫她‘小燕子’。……”

工人的话刚说完，马车到了分队部门口，我下了车，和他说声“再见”就向分队部的办公室走去。

我刚走进办公室，还未曾把我的来意向分队长说出，“小燕子”也脚跟脚的进了办公室。她一进来，分队长顿时高兴起来，旁边的那个测量员和一个矮小的调度员更是眉开眼笑。好象“小燕子”一来，就给他们带来一股快活的空气。她把小药箱放在办公桌上，一闪辫子，两只手往桌子上一按，探身向着队长，瞪着两只眼睛，哇啦哇啦就讲开了。她说得又快又急，恰象一串珠子落在钢板上发出的响声。队长几次张了嘴，都无法插上话。她说的意思是：某处现场不重视安全工作；石碴应该倒出离铁轨一公尺以外，这是工程处规定的。可是，那里的石碴是乱堆乱倒，养路工不负责任，因此工人推斗车时，时常发生轻伤事故。分队长不让她说完，站起来走到她面前，微笑着，伸出一只大手，把她那小下巴轻轻往上一抬，说：“算啦！算啦！我都知道啦！”她把他的手拍开，瞪了他一眼，就扭身冲出门去，又在外边说，她要到大队部去反映。这时分队长和一些职员都笑起来。我没有笑，

我很奇怪：为什么她这个正确的建议，却遭到这样的对待，我有些替她不平。分队长笑着对我解释：“她大概和那个养路工顶了一仗，不过，她不会生气的。至于那个建议，昨天她已经跟我谈过了，我已和大队长研究过，正在设法解决。她性子急，用个形容词来比喻，就是‘性如烈火’，不过，她一定要到大队部去反映的，你听到她刚才说了吗？她既然说了，她就要干，而且马上就干。我很欢喜这样的人。我还是跟她解释去，你坐一下，我去去就来，这里有报纸，看看报吧！”分队长出去了。我问那个矮小的调度员：“分队长时常跟她开玩笑吗？”他闪着一双狡黠③的小眼睛说：“是呀！她就象是队长的干姑娘那样，他两人平常总爱开个玩笑，可是，顶起嘴来也够凶的。她爱开玩笑，大伙也爱逗她，有时，大伙你一句我一句，逗得她气鼓鼓的了，旁边有谁说上一两句开心的话，她又嘻嘻的笑开了。哼！孩子气，小姑娘。可是你别瞧不起她，她是我们这个工程处的模范医务工作者，全工地的人，谁都知道她。”

过了二十分钟吧，大队部打电话来，要找分队长谈话，正巧分队长回来了。“喂，喂，我就是……啊……啊……嗯，知道了。小廖到你那里啦！啊，……她提意见……嗯，关于石碴的问题。嗯，嗯……”打完电话，他笑笑的说：“我很喜欢这样的人。”

事办完以后，分队长陪我到工地上去走走。工地上堆着许多钢梁、铁轨和大大小小的木料，几部电瓶车横七竖八地躺在那一堆堆的料石中间。在修配房面前，是叠得高高的汽油桶，腾着蒸汽的一方一方的河沙，蜘蛛网似的电线。我看着这图景，听着马达跳动着的乐曲和远处的“号子”声，感到